

柏青氏園

重慶盧氏

安化王秉衡撰

重慶堂隨筆

重慶堂隨筆并言

王氏為鹽官望族秉衡公始遷於杭治家嚴肅門無雜賓雖身通百莧而深自韜晦

嗣君永嘉公

上一字
極時遵避所改

天性純孝著於戚里家孫鍵滄余姊丈也少有祖父

風尤勇於為善而嫉惡過嚴人皆憚之先府君目擊其三代之為人而心儀其賢乃

以余四姊為鍵滄室時嘉慶紀元丙辰也踰年其祖古稀其父知非稱觴日適余姊

舉一男重聞大悅爰名其堂曰重慶然余姊舉三男皆殤至戊辰三月五日又舉一

男秉衡公喜曰此兒與祖同甲子必得錢祖之壽因小字錢龍即於是年著醫學隨

筆一書或抒心得或採名言皆發人所未發洵貽厥之嘉猷也越二載書未脫稿而

公考終永嘉公皓首居憂孺慕猶切輯注未竟遂搜疾服闋後兩載亦謝世余姊丈

讀禮之餘校定遺稿意欲授梓詎天奪其年以四十九歲即捐館舍天之報施不可

問也時錢龍年甫十四泣而言於余曰先人遺訓期甥於世有所用而曾王父於甥

生之日即著醫書一種夫有用於世者莫如醫甥敢不專心致志以究其志哉第義

理淵微欲埋頭十載而以家事累吾舅可乎余聞而作曰汝志如是汝父不死矣吾

敢辭耶遂諾之憶甥天姿穎異幼即超羣王琴泉王繼周兩先生皆器之嗣遇金匱

菴謝玉田孫鍊產謝金堂諸前輩咸目為不凡惟性疎邁所遇轍奇瞬眼十年未展其志而臨訖頗肯用心屢起大證藉有聲名可謂不負遺訓矣奈余未老先衰恐不能觀其造詣之所極謹弁數言於隨筆以識王氏繼述之賢而剗剗以傳不朽是克續家學者之責也甥其勉旃

道光十年庚寅秋杪姻再姪仁和俞世貴桂庭拜手書

重慶堂隨筆總評

注傷寒者無慮數十家皆以為專論傷寒之書故恒支離附會不適於用公指出為統論外感之書覺傷寒論之全體俱現此與堯封之見相同者

風傷衛證全似傷寒但時時自汗而脈浮緩誤治亦有變證若不治則歷半月或一月仍係本證不見傳變投以輕劑桂枝湯即汗斂而愈後世所稱傷風證與傷寒大異其見證則咳嗽頭痛鼻流清涕徐洄溪論之極詳此證並不自汗與桂枝毫無干涉

風溫證則其人初無所苦不過昏沈欲睡耳初起頗似傷寒之少陰欲寐證但脈不沈細而浮洪為異誤汗則大睡不醒而死服辛熱藥與苦寒藥俱苦固知然亦必死惟甘寒清透之品始能愈之此三證名雖相似而證實懸殊醫書恒互相牽引苦難別白總由未經身歷故言之不能親切耳今公以風寒屬桂枝證而以風熱屬傷風與風溫證眼光高前人多矣

虛損之病多由陰虛其證潮熱咳嗽吐紅食減脈來細數者治法固以滋陰清熱為主然滋而不滯清而不寒且時時兼顧脾胃方不犯手但得脈象日和飲食漸增即

是生機至陰氣已充可以用參芪時而其病已愈矣從古醫書專重扶陽每云不服參芪者不治脈細數者不治不知能服參芪之證愈之甚易固不勞諸公之暢談高論也至陰虛而脈細數誤投參芪則陰竭而元故古人皆謂為不治然調治得法亦有生者未可盡護為不治也公拈出陰液難充四字令人恍然悟其治法識力非古人所及然如立齋景岳輩亦有補陰之論特專任重濁膩滯之品樞機愈窒去生愈遠使人愈信扶陽之說為不誣而虛損之證遂萬無愈理故余恆折服孟英之用藥靈通活變為此道獨開生面今讀此編乃知其淵源之有自也

傷寒論之除中乃大病後元氣傷殘故主死若平人忽見此證乃胃火熾盛耗其津液大劑甘寒滋潤即愈公論三消以火燔其液風耗其津二語括之固屬不磨之論然余謂病機由此者甚多公此二語固不徒為三消之指南也

血因大溢是其常也氣不攝血是其變也苟不知其常侈談其變是為亂道公此數語說盡千古著書通病如滯下本屬溼熱而亦間有虛寒疫癘本屬穢邪而亦間有體虛不能托邪外出吞酸本屬木火犯胃而亦間有胃寒不化如此之類指不勝屈著書者不先明本證反將間有之證反覆詳論認賓作主使讀者盡入迷途安得公

儒以學術致平成醫以方術拯危困其因應化裁變動不居之妙非楮墨之所得而傳竹素之所得而盡也惟自古無獨抱一經之名儒亦無株守一家之名醫則博學尚矣然而載籍所流傳各矜心得或引而不發或冗而鮮要或偏僻以自是或純駁之不齊百家騰躍旨趣攸殊苟非精識曷由鑒別余友王君孟英績學士也邃於醫其學弗泥於古弗徇於今余嘗梓其治案以今夏余過武林孟英出其曾王父秉衡公重慶堂隨筆以相示余敬讀之其著論也瀏然以清其燭理也洞然以明上溯軒岐下迄當代咸抉摘搜剔釐然去其非而存其是不禁拜手而嘆曰有是哉讀書之不可無識也公以醱儒之學發明醫理淵源如是宜孟英之囊括百氏蔚然為一時宗匠也余嘗嘆古今學術之升降與醫術之盛衰有至相似者三代以前無論矣漢唐諸大儒抱殘守缺恪遵先聖之道訓大之則修齊治平之術小之則禮樂射御書數之文靡不講求焉而心知其故雖穿鑿附會間出其中然其修之家而獻之廷者皆實學也宋儒出而斥為粗迹高談性天崇尚妙悟自謂得古聖不傳之秘於遺編而學術為之一變然其博學篤行固一時之彥也降及後世科目之學興其賢者涉宋儒之藩籬以愕然而自大其陋者剽襲詞章以應世而已學非所用用非所學一

且身懷事變憤然無所措手任天下之魚爛河決而莫能救止此志士所為太息也
惟醫亦然漢唐祖述軒岐具有矩矱至和劑局方出純任剛燥而古法一變然因證
施治之規尚未敢紊也丹溪河間諸賢猶起而立矯其弊焉至薛立齋張景岳之說
出提倡溫補天下翕然宗之并古人審證察因之法概置勿論而直以一補畢其事
遂令舉世之人甘心赴死不知其過嗟夫事變日益滋學術日益陋病機日益幻醫
術日益卑豈真劫運使然哉何汶汶若此余謂苟勤學不患無術研窮久則聰明出
閱歷多則機智生讀公此編真苦海之慈航迷途之寶炬也昔繆仲醜作廣筆記尤
在涇作醫學讀書記徐洄溪作醫學源流論皆以高才絕學精研醫理故其權衡精
當非復專門之書之所能及以公方之洵堪饒美余於公之學無能為役然苦世醫
之不讀書以禍世與不善讀書以誤世也欲以公此編救之謹僭述己意弁諸簡端
且以誌欽慕無已之意云

咸豐乙卯四月定州後學楊照葵頓首書

一一闢其弊耶

沈生明所治之證雖非虛勞然脈至如絲陰已困乏奈何復以參芪桂附蹙之迨用硝黃而始愈則非治病乃治藥矣此證誤而易復虛損誤則難挽以公前後所論合參之可以知所取法矣

仲瀉一代名醫而滯膩誤投尚令病留不去若誤投於虛損之證何以救之然非公具過人之識明白指示則世人震於盛名孰知膩滯重濁之非宜而甘涼養胃之當用乎古案中此類甚多苟不善讀之未有不覆轍相尋者也

魏柳州善於滋陰而論喉閉一證與景岳同失真可謂人左枉而我右枉矣葉氏識力超卓洵屬獨勝得公辨別其證愈明後有患者庶免天枉又魏君論喻氏治郭台尹單腹脹以為水虧木旺乘其所不勝之脾而成脹窺其意亦欲以滋陰治之余亦未敢以為信然也

滋補丸藥最難消化從古無人道及得公指明喜服丸藥者可以戒矣孟英於宜補之藥每令熬膏以對證之藥收之成丸使其易化真善承家學者哉

薛一瓢為昭代良醫而其治病處方均未流傳識者憾之公錄存二方具有理致真

足嘉惠後學

本草以本經疏證為第一善本其援引浩繁穿穴精透可謂空前絕後第文筆沈晦較盧氏半偈為尤甚讀者苦之公所疏數十種精切不讓鄒氏而顯豁過之學者由此以進窺鄒氏之書可免望洋之歎

人與物皆有脰醫書未有及之者王勳臣親驗臟腑亦未論及西士名曰甜肉言其味甜而不言其功用反以胃中化物之功歸諸胆汁此亦未可盡信者又云西國曾驗一人見飲食入胃胃出甜汁以化之此即萬物歸土之義正脰之功用也公於尿管條內言尿管主運化食物正與西士所驗相合若果係胆汁入胃則汁應苦矣此亦西士疎漏之一端也

趙恕軒綱目拾遺辨李氏之缺謬最為精當公攝其精華附諸此編所餘者皆糟粕也讀者不必生不見全書之憾

格物之學最為醫家要務凡物性之相制相使相宜相忌與其力量之長短剛柔皆宜隨時體驗然後用之無誤公所疏解毒之品與物性之相宜真可藥倉卒而益神智學者宜謹識之

西士諸書與王勳臣之醫林改錯皆醫家必不可少之書而其言臟腑之功用與氣機之流行則不能無弊即如切脈一端無論其為氣管為血管若如所論則與臟腑了不相關理應強則俱強弱則俱弱何以六部之脈參錯不齊悉與病機相應可見目稽與懸揣虛實固自有辨公之言曰信其可信闕其可疑是皮裏春秋請法余謂真可讀一切書之法至亞枝次瑤諸君子暢發公所未言之意議論奇偉余讀之又

不覺首之至地矣

四診之法以切居末見脈之不可獨特也舉世醫家專言切脈不惟大言欺人實鹵莽從事耳而公反覆推勘皆親切體驗之言非醫書泛泛者可比業此者潛心玩索臨證庶有把握真此道中度人經也

以上諸條謹就管見所及隨筆附記以誌景仰其實公之所論觸目皆精金碎玉學者潛心玩索自能增長識力殊非後生末學之所能鋪陳盛美也中山後學楊照黎謹識

重慶堂隨筆目次

卷上

論六氣

論虛勞

論治案

論方劑

附鑿井法

卷下

論藥性

附解諸毒

論看法

重慶堂隨筆卷上

安化後人八十一叟王學權秉衡著

男國祥永嘉注

孫升大昌校

曾孫士雄孟英刊

傷寒外感之總名也傷寒論統論外感之書也

注難經云傷寒有五則五種外感昔人皆謂之傷寒矣傷寒論有治風治溫治暑治濕諸法則非專論一傷寒矣

傷寒論云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是正傷寒病也

注傷寒無不發熱者此云或未發熱者乃身熱未發之時先見惡寒等證所謂無熱惡寒發於陰寒為陰邪故往往先惡寒而後發熱也脈陰陽俱緊即尺寸皆緊緊為坎中滿之象坎為寒水之卦故傷寒之脈必緊若已發熱必兼浮可知已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是正傷寒治法

重慶堂醫書 卷上
注寒邪凝滯表氣塞實故無汗氣喘而惡風寒麻黃湯溫散發汗之方設非正傷寒而誤用之則有亡陽之禍

傷寒四時皆有是脈有是證即用是藥諺云對證發藥旨哉言乎病勢較輕體氣稍弱者則羌防蘇芷皆可代麻黃用也若寒傷於外熱伏於內者溫散方中須佐清涼之品仿長沙大青龍之制可耳

注四時皆有傷寒然冬三月乃寒水司令較三時之寒為獨盛故昔人以冬月感寒即病者為正傷寒非謂春夏秋並無傷寒也醫者苟能辨證清楚用藥自不泥於時令矣

傷寒者寒傷於外而邪客於表也若其人陽氣素虛無以捍禦則外寒得以直入於內而犯臟名曰中寒蓋陽衰則陰盛也陰雖盛却忌溫散之法因陽氣既衰其汗易出誤投溫散更速其危蓋附回陽破陰是為治法

注陽衰則陰盛可見陰未嘗盛祇緣陽衰故陰盛耳是以中寒不必隆冬之令雖盛夏之時亦有之昔人有治此而愈者乃不謂其陽衰飲冷夏月中寒而以為靜得之陰暑自誤誤人可為歎惜蓋附回陽破陰即兵家強主弱客之法

傷寒論之中風為難經五種傷寒之一即後世之傷風是也蓋傷與中字義無殊如云風傷衛寒傷營是矣後人以寒邪在表者為傷寒寒邪入裏者為中寒遂疑傷輕而中重然此不過分別邪之在表在裏耳夫入裏之寒何必重於在表之寒邪實因本陽既衰故客寒得以直入發表以取汗是治標也其邪不得為輕溫裏以回陽是治本也其邪不必較重病分標本則本為重而重之非邪較重而重之也明乎此則越人長沙之謂風為中即謂寒為傷之意矣

注後世以外感風邪為傷風虛風卒倒為中風庶二病之名目不相混也然傷中二字之義彌覺輕重懸殊矣故昧者泥於越人長沙之謂風為中而不知即是傷風竟與卒倒扑擊互相引證者誤矣

風之傷人也既為五種傷寒之一夫豈小病哉且風無定性不但四時有異四方不同也燥溼不齊雨暘迥判風寒風熱頃刻變遷感之於人施治有別長沙桂枝證風寒病也發汗已身灼熱者風熱病也然昔人往往知有風寒而不知有風熱傷寒論又云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合而觀之豈非誤以風寒藥治風熱病之變證哉漢代且然況後人乎

注今人視傷風為輕小之病其頭疼發熱者則曰重傷風是未知傷風即越人長沙所謂之中風也病源不清無怪乎有過服溫燥以奪其液早投滋補以固其邪延久成勞尚諉為傷風不醒噫醫實不醒也

風熱即風溫也四時皆有冬春為甚長沙云若發汗已身灼熱者風溫也蓋言風寒為病可以桂枝湯發汗而愈若發汗而熱反灼者乃風溫病溫即熱之謂也後人不為詳玩而謂風溫為汗後壞病抑何固耶夫病本熱也加以桂枝之辛熱故液為熱迫而汗大出液去則熱愈灼故大煩渴而脈洪大二條似論一證主以白虎加人參湯正內經風淫熱淫治以甘寒之旨也惟香巖先生獨窺其微謂風溫首必犯肺先衛後營治法初用辛涼繼用甘寒超超元著萬古開羣蒙也

注傷寒論病人藏無他病條發汗則愈病常自汗出條復發其汗則愈並主桂枝湯可見桂枝湯是風寒發汗之劑不過較麻黃湯為和緩耳內經明言辛甘發散為陽豈可以治風熱之病乎更有謂桂枝湯止汗者堯封先生已辨其誤矣

校近見淮陰吳氏溫病條辨一書以桂枝湯為治溫首方更屬可議
刊醫林改錯云發熱有汗之證從未見桂枝湯治愈一人楊素園明府大不以為

然謂當治風傷衛證桂枝湯半劑輒愈雄按改錯所云者乃溫熱證也若風寒傷衛豈可不遵聖法即葉案咳嗽門首列傷風數條皆從傷寒論變化

至於中風內經生氣通天論謂之虛邪是本先虛而後邪中之也通評虛實論謂肥貴人則膏粱之疾也此後賢主痰主火主氣主虛諸說皆本於此細繹經文則真中風本虛邪中不可竟以為實證類中風肥甘醞釀未可概以為虛證必也隨其證之虛實而調劑之治百病無餘蘊矣中風云乎哉

注凡證有大虛者有大實者有虛中實實中虛者有虛多實少實多虛少者諸家之說皆有精義既不可廢亦不可執貴乎用之者適其當耳

冬春感受風熱而病者名曰風溫前已辨之矣若冬傷於寒至春令發泄之時伏氣化熱而出名曰春溫亦曰溫病其邪自內達外故發熱而渴不惡寒也然亦有挾新感之風寒而發者雖惡風寒而口必渴若誤汗之禍不可言長沙而後知此義者惟郭白雲劉守真王安道張石頑周禹載葉香巖數君而已其書皆不可不讀也

注溫熱者熱之漸也伏寒化熱口燥而渴故謂之溫一切溫散燥熱之藥皆不可犯奈何以喻氏之瞶而誤指金鑑春月傷寒為溫病治雖合法立論大謬在淫先